

在波浪中回憶

(旅美散文集)

冰心題



唐贤可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在波浪中回忆

——旅美散文集

唐贤可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津)新登字 012 号

在波浪中回忆

唐贤可 著

*

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大学内)

天津市宝坻第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 字数:108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一版 199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618—0544—6

K·25

定 价:5.60 元

本书作者唐贤可为香港永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驻北美代表、美国通用高科技公司技术顾问，主要工作是为中国引进技术和设备。作者在工作之余，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本书所收集的作者近两年来写的访美散文，均曾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大西南文学》、《滇池》等报刊上发表，并多次被各种文摘报刊选载，反应甚佳。

目 录

人间重晚情(代序).....	1
1. 千山外 思念长 ——美国友人心中的周恩来.....	7
2. 怀念张伯苓老校长	11
3. 中国的“白眉” ——访世界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博士	15
4. 笔耕六十载 写尽中华情 ——访斯诺夫人	18
5. 美国归来访巴金	22
6. 一片冰心在玉壶 ——访著名作家谢冰心老人	26
7. 韩素音纽约认亲记	31
8. 在波浪中回忆 ——与美国友人共忆著名作家丁玲	36
9. 星光灿烂 ——访著名科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博士.....	41
10. 美国夜访聂华苓.....	44
11. 跨越大洋的乡情.....	48

12. 伤情最是忆旧时	
——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回忆周恩来	51
13. 古今多少事 尽付笑谈中	
——访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沈策	55
14. 四十年岁月 三千里江山	
——纽约访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初	59
15. 悠悠故园情	
——访台湾著名女画家徐令仪	62
16. 美国南开人	65
17. 妈妈,不要为我流泪	
——访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学子张士柏	70
18. 赵小兰回纽约	77
19. 心连灾区 情系中华	
——美国华人捐款赈灾纪实	80
20. 中国女排在纽约	83
21. 黑海情深	86
22. 日尔曼精神	90
23. 滚滚黄河	94
24. 水晶熊猫	98
25. 青春的光彩	101
26. 千里共婵娟	105
27. 马克想作“洋武训”	109
28. 迷人的风光 难忘的趣闻	
——畅游夏威夷	113
29. 美国打工谣	118
30. 在美国考驾照	122

31. 美国大锅饭	126
32. 纽约求厕难	130
33. 危乎哉 纽约居	132
34. 洛城暴乱 追根溯源	135

附录

1. 斯诺夫人致本书作者、冰心、巴金、韩素音的信 ...	138
2. 斯诺夫人致冰心的信	139
3. 斯诺夫人致巴金的信	141
4. 斯诺夫人致韩素音的信	143
5. 读者王冠丽致本书作者的信	144

人间重晚情

(代序)

在祖国的南方和北方，有几家出版社与我联系，拟将近年来我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读者文摘》、《大西南文学》、《滇池》等报刊上发表的旅美散文，汇成一本集子出版。我几经斟酌，决定把稿件都交给天津大学出版社处理，因为天津大学是我亲爱的母校。

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是风平浪静。也许是由于我的遭遇多少带有一点传奇性的色彩，我总爱回忆过去的欢乐和痛苦，总是难以忘怀这生命之船在航行中所经历的那些波峰浪谷。

在我刚刚考进“重庆南开”中学的时候，美国著名的水利专家萨凡奇博士来中国考察了长江三峡，提出了在这里兴建天下第一坝的设想。记得那篇文章的结束语是：滚滚长江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

这宏伟的三峡之梦，使我从童年时代就着迷到了矢志不移的地步。当我在重庆得到天津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时，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卷诗书，整行装，一路欢歌笑语，奔赴渤海之滨的这座名城。大学生活是那样绚丽多姿，我至今一回想起有一年暑假，我们去测量唐河水库在太行山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仍是思绪万千，心潮难平。回到天津后，我

曾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们在太行山上》。

天津大学团委书记的电话来得这样突然：你那篇《我们在太行山上》发表以后，上级来校了解你的学习成绩和各方面的表现，现决定调你去专职做青年工作，明天一早，你就去团市委报到。现在的青年人也许难以理解当时调动工作就是这样简单：调令未下，你一无所知；调令既下，除了准时报到，别无其它选择。

“山雨欲来风满楼”。关于五七年的那场大风暴，我愿在这里记述当时×副书记对我的两次个别谈话。我并非要对现已辞世的这位老上级发难，他当时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但由于这两次谈话是如此具有典型意义，时隔30多年，我自信我的回忆仍几乎可准确到一字不差的地步。

“你看见今天下午机关院内停放的那辆灰白色汽车了吗？黄火青同志看见我们这里冷冷清清，鸣放搞不起来，很不满意，我们常委压力很大。明天的鸣放会上，你一定要带头发言。发言要有分量，切不可再来什么大头针剔牙。”

关于“大头针剔牙”，是一个真实的政治笑话。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们机关人人都要检查有无贪污行为。有一个年轻女干部，沉痛地检查了她曾用公家的大头针剔牙。这件事被市委书记在民国万人干部大会上捅了出来，全市哗然。

第二天，我果真在鸣放会上放出了重磅炸弹：在肃反运动中，机关里斗了20多人，还有一人跳楼自杀身亡，但最后并没有查出一个反革命，这是肃反扩大化。

“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位×副书记常常在深夜也要带着人马来叫我们交代罪行。两个月下来，果然战果辉煌。在我们这个只有27名干部的青年报社，我现在还能数出姓名的右

派，就达十人之多。×副书记对我的临别赠言是：“再过30年，也就是到了你已年过半百的时候，希望那时你能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分析和处理是对的。你们既有反党思想，必有反党行动；既有反党行动，必定拉帮结派。我们如果不把你们这个反党右派集团全部挖出来，就是对人民犯了罪。”

1979年，当原机关把我们找回去，宣布当年机关的右派全部属于错划时，我回忆起这22年的逆境生涯，心中是那样酸楚。

也许只需要举出一件小事，读者就可以想像出我们这22年是怎样走过来的。我到农场接受改造时，管教队长发现我曾做过青年工作，就把我分配去带领青、少年犯罪分子劳动。我搬进去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就在半夜里将我的棉衣棉裤都扔进室中央的尿桶中。第二天一早，我只得穿上浸满尿液的衣服在北风呼啸中带领他们劳动。在那些难熬的岁月里，唯一能使我忘却痛苦的就是随身带去的几本外语语法书。说来读者也许不会相信，在那荒凉的渤海滩上，在那四面透风的茅屋里，我把一块砖烧热后放进被窝里，就自得其乐地翻译农业科技书籍。22年间，我边学边译，先后翻译过的俄、英、德、日的科技资料，大约有六百多万字。有一次，我在南开大学物理系任系主任的弟弟交给我一份急用的德文资料，脱稿时我对他说：“我已多少年没有这样高兴过了，因为这些资料证明我还不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

1979年的冬天，我的姻兄从美国回来探望分别30多年的母亲。当他看到他的母亲这些年和我亲如母子，相依为命，很受感动。回到美国后就给我发来了邀请函和经济担保书。去美国大使馆签证时，我多年自学的一点外文帮了我的大忙。在

签证官夸奖我英语说得还不错，正准备签证放行时，我赶快又加上一句：

Thank you for your compliment, but you speak Chinese much much better than I speak English.

他向我眨眨眼，笑得好开心。

来美后的酸甜苦辣，我在《美国打工谣》一文中已略述一二。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来惭愧，我无论怎样冥思苦想，也想不起我曾经认认真真读过哪一部文学著作，加上多年来接触的都是科技知识，我这支“无神”的笔，实在没有资格写什么散文。在美国，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我到过许多城市和地区。在我接触过的许多老、中、青的美国人和美籍华裔中，一谈起周恩来，都是有口皆碑。加州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对我说：“我听见这里一些中国留学生狂妄地批评周恩来什么明哲保身，不能勇敢地与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我就很生气。他们哪里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如果不是周恩来当时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巧妙地保护了你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其他许多人，你们国家哪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正是出于对周恩来真诚的怀念，我写了《千山外，思念长——美国友人心中的周恩来》这篇文章。我在美国访问了晏阳初、吴健雄、袁家骅、斯诺夫人、聂华苓、韩素音，回国时又访问了巴金、谢冰心这些具有世界级声望的名人。他们那共有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献身精神和崇高品格，深深地感染了我。我能有机会代表广大读者向他们致敬问好，又向广大读者报道他们的近况，转达他们的祝愿，是我莫大的光荣和幸福。特别是冰心老人，93岁高龄，还亲笔挥毫，为我题写书

名。老人家对我的厚爱，我将永志不忘。

在这本集子中，使我最动情，几乎是一直流着眼泪写完的一篇文章是：《妈妈，不要为我流泪》。年仅十几岁的张士柏谱写出这部光辉灿烂的“命运交响曲”，是我们炎黄子孙的骄傲。全世界都很重视用他的事迹教育青少年，可惜中国对他的报道还太少。我曾多次在美国的华人集会上朗读了《妈妈，不要为我流泪》，并译成英文，向外国人散发，反响十分强烈。

在这本集子中，还有一些美国趣闻，为读者茶余饭后，献上一些笑料。

感谢《天津日报》编辑部，特别是周末版责任编辑姜波先生的不断鞭策和鼓励，使我能够在国外繁忙的工作中，抓住一些零碎的业余时间，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记得在1991年中国发生特大洪灾时，姜波先生发来急电，要我在24小时之内发回一篇美国华人捐款赈灾的报道。当时，我正要起程去水牛城谈判。我赶快把近期的中英文报纸带上，又急忙给一些正参加动员捐献的朋友打了电话，在飞机上赶写出《心连灾区 情系中华》这篇文章，并于当晚发至《天津日报》。

《在波浪中回忆》出版后，我愿把编号为00001的这本书献给我亲爱的妻子王漪澜。在五七年那场大风暴袭来时，我们正处在初恋。当时，只要她稍有表态，她就可以保住自己的一切。但她事后对我说，她怎么也不忍心在我已无比伤痛的伤口上再撒一点点盐。她为此也在凄凄惨惨的逆境中苦苦挣扎了22年。我们在1962年结婚后，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在美国，都是甘苦与共，风雨同舟。本书的每一篇文章写成后，她都是第一个读者和朗诵者。1992年的春天，当我们一起登上夏威夷瓦湖岛的最高峰，了望那美丽迷人的夏威夷群岛和那浩瀚无

根的太平洋，我们紧紧相依在一起，要把这姗姗来迟的蜜月，永远珍藏在内心深处。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李商隐诗）今后，随着工作的开展，我还会去许多国家和地区。我愿捧出更多的散文花，献给亲爱的读者，献给我朝思暮念的祖国。

1992年12月10日于纽约

千山外 思念长

——美国友人心中的周恩来

在美国，我结识了不少朋友，虽然年龄、种族、信仰、见解有异，但谈起周恩来我们立刻找到了共同的语言。纽约大学迪克教授说：“周恩来这三个字，简直就是魅力的同义词。”我去迪克家作客时，惊讶地发现他收藏了许多周恩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他随手拿起一本中文杂志上的周恩来与邓颖超 20 年代在广东结婚时的合影，不断赞美：“真是仪表堂堂，典型的东方美男子。”迪克教授说：“在所有这些照片中，我最喜欢的还是 50 年代周恩来访问亚非十一国在印度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的这一张。周一开始就宣布他可以回答记者们提出的任何问题，但希望要完整地报道，不要断章取义。”迪克教授说到这里，显得很激动，仿佛他曾参加过那次记者招待会。他说：“真是气势不凡，语惊四座。”记者招待会即将结束时，一位美国女记者问周，她可不可以提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问题？周说可以，这位美国记者随即问道：“总理先生，您已是 60 岁的人，但您看上去仍是这样英俊潇洒。请问总理先生有什么健身的秘方？”周想了一下，轻松地笑道：“我是一个东方人，我一直按照东方人的习惯生活，因此我身体至今仍然很健康。”迪克教授告诉我，30 多年过去了，他的一些在美国新闻界的朋友，

至今仍在称道周恩来这一绝妙的回答。晚上，我向迪克教授告辞时，他说：“在我们美国人的心目中，周恩来堪称是中国的第一完人，他为中国人民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天，在纽约图书馆东方部阅览室，我看见一位中国妇女，一边看书，一边拭泪，我看清了她正在看《怀念周恩来》一书里的文章《大树荫深荫弱苗——记“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对张治中的保护》。她为什么会这样动情？她是不是张治中将军的亲属？在如此静谧无声的阅览室，我未敢前去打扰。

一个大雪纷飞的周末，我来到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初家里作客，张女士在纽约市人力资源局工作。她说：“你在纽约图书馆见到的这位中国妇女虽然不是我的亲人，但我相信她一定有和我相似的命运。十年动乱中，如果不是周总理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巧妙地保护了我们一家，我们的处境真不堪设想。”窗外，寒风呼啸，室内，感人的故事温暖着我们的心。张素初回忆起1948年那个难忘的日子。当时，她因病在纽约住院，心中时刻惦记着正在北平参加国共谈判的父亲和留在上海的全体家人的安危。一天早上，一位护士到她床边轻声告诉她：“好消息，你的全家都已平安飞抵北平。”这天，纽约时报头版以“张将军河中换马”为题，详细报道了在周恩来的巧妙安排下，张将军的夫人和孩子们安然离开上海飞抵北平的经过。张素初说：“我的父亲，性格十分耿直。他和周恩来的交往，长达半个多世纪。唯有对周恩来，他是心悦诚服，言听计从。”

在纽约上城东河之畔，有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学，校长米德里德·伯兰德森女士知道我毕业于南开中学后邀请我去访问。校长说：“南开是周恩来的母校，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最敬重的一个中国人，就是周恩来。”她希望我给南开中学写

信,探讨有无可能把两个学校结成姐妹学校。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虽未办成,但她们对周恩来那样真诚的敬重和怀念,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还记得那天谈完话已近中午,我在与她们合影告别时无意中说了一句:我年轻时曾当过记者,跟随在周总理身后采访过几个小时,没想到这句话竟使我无法脱身。她们异口同声说:“我们都是从报刊上知道周恩来,没想到今天有了第一手资料,谁也不会放你走了。”我只好又和她们回到会客室,讲述当年那终身难忘的情景:

1957年4月末,周总理陪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到天津访问。当时,我20出头,刚当记者,颇有一点冲劲,在市长举行的宴会开始前,总理一个人坐在休息室小憩。我右手托着墨盒、左手拿着纸和毛笔,径直走到总理身边,请他为《天津青年报》题词。总理看着我这副样子,慈祥地笑了。他说:“你以为题词可以不认真思考,提笔就写吗?”这时,服务员来请总理进入宴会厅。我为自己未能完成报社交办的任务深感不安。没有想到,5月2日下午,报社传达室突然通知:国务院派专人送来信件,我打开一看,竟是总理为《天津青年报》的亲笔题词,信封上还注有“限5月2日下午3时前送到。”我喜出望外,热泪纵横……。

米德里德·伯兰德森校长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想不到你还有这样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谢谢你给我们讲了这么美好的故事。”我告诉她,总理这份珍贵题词的原件在十年动乱中不知去向,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南开中学周恩来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多方查找,终于找回,现在就存放在天津南开中学周恩来纪念馆里。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周总理离开我们已

经整整 14 年了。但他那使世界亿万人民赞美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加光彩照人。在总理诞辰 92 周年之际,我怀着一颗海外赤子之心,把在美国听到的这些怀念总理的故事,编成一个美丽的花环,越过重洋,寄向我日夜思念的神州大地。

1990 年 2 月 12 日于纽约